

苦棟迷情

(新編歌仔戲劇本)

【創作理念】

何斌獻水師圖給鄭成功，讓鄭氏家族得以插旗臺灣，並終結荷蘭在臺灣的統治時代。這個一輩子周旋在鄭芝龍、荷蘭及鄭成功權力角力戰的迷樣男人，終其一生，卻落得歷史的幾撇書寫。

臺灣戲劇史最早的「請戲」史料，與何斌有關；《臺灣外誌》記荷蘭通事何斌「購買官音」，寫道：「這何斌雖有權柄，不敢作威害人，一味和氣。」、「若遇朋友到家，即備酒席看戲，或是小唱觀玩。」，於是對何斌的好奇心油然而生。後再讀荷鄭台江決戰及當時大員族群的史料，興起重建現場的想法，最後以真實「何斌」與虛構「雲娘」的愛恨糾葛，帶入「情場戰場」概念，將史料重新剪裁、拼組及戲劇化，藉以還原台江決戰始末，並以「何斌請戲」向臺灣戲劇史致敬。

【劇情大綱】

何斌是命定的賭徒，周旋於荷蘭政權與鄭氏父子的權力戰，最後擔任荷蘭通事數年，成為赤崁首富及漢人首領。

某日，何斌之弟石財寶帶著何斌至江山樓與鄭成功戶官鄭泰會面，討論為鄭成功收商稅事宜，卻也遇見其生命中的女人-雲娘。雲娘是江山樓的歌妓，也是財寶與何斌同時愛上的女人，雲娘以情為餌，讓何斌及財寶同時成為其感情的禁臠。財寶偷出何斌為鄭成功收商稅之帳冊，藉此揭發何斌叛荷之事實，讓荷蘭自廢心腹，何斌也因此遭荷蘭法院通緝而走投無路，雲娘再以保全財產為由，遊說何斌獻水師圖予鄭成功，讓鄭成功順利終結荷蘭統治。一段染血的往事，一場心機算盡的連環計，誰是獵人、誰是獵物，到最後卻怎麼也理不清。

【場景說明】

第一場：何斌傳奇

何斌勸弟弟財寶勿沈迷酒氣財色，財寶則告知已為何斌搭上鄭成功戶官鄭泰一事，並約定於江山樓討論雙方合作收商稅事宜。

第二場：雙面斌官

何斌允諾鄭泰為國姓爺鄭成功收商稅，從此成為荷蘭與鄭成功兩方的雙面間諜。

第三場：迷濛之夜

何斌在酒酣耳熱中，被雲娘幽婉卻心疼的歌聲吸引。雲娘這個迷樣的女人，背負著血海深仇，委身江山樓，等待復仇。

第四場：午夜夢迴

雲娘得知財寶對何斌有恨，便藉題發揮，遊說財寶偷何斌為鄭成功收稅之帳冊。

第五場：愛恨共生

雲娘由何斌的醉言中得知，何斌一生帶著悔恨而活，不由心生憐憫，但卻又對其恨之入骨。雲娘知道，此時殺他仍不是時候。

第六場：情場戰場

何斌因叛荷而遭通緝，財寶向何斌通風報信，而被逮捕。何斌欲帶雲娘逃離，雲娘以情為餌，要何斌獻水師圖給鄭成功，最後鄭成功終以一紙水師圖，攻台成功。

第七場：兩敗俱傷

何斌迎娶雲娘，並請戲十天。台上演出的是「薛丁山與樊梨花」的傳統喜劇，台下搬演的卻是一齣令人心碎的悲劇。

尾聲：苦棟花落

「飛鳥盡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」，何斌最後行蹤成迷，徒留一陣歎噓。

【人物說明】

何斌：生卒不詳，泉州南安人氏，先後周旋於鄭芝龍、荷蘭及鄭成功三大勢力間，擔任荷蘭通事，並為赤崁首富及漢人首領。因協助鄭成功收商稅，遭荷蘭法院通緝，最後獻水師圖，助鄭成功順利攻台。

回憶場：何斌少年好賭，因賭到一無所有，而讓指腹為婚的未婚妻阿芸攜走抵債，至此過著被良心譴責的生活。

雲娘：江山樓之歌妓。自襁褓時，因為荷蘭兵屠殺麻豆社，被他的 sama（父親之意）帶離故鄉，後因何斌的詐術，而導致家破人亡，為求生存，委身江山樓。雲娘以美人計操弄何斌及財寶的情感，暗助鄭成功攻佔臺灣。

回憶場：小雲即是雲娘小時候的稱呼。

石財寶：阿芸的弟弟。因阿芸遭擄，跟著何斌至大員發展，敬重何斌，內心卻又帶著恨意，倚靠何斌生活，看起來雖是典型紈袴子弟，但個性仍有些憨傻可愛。因迷戀雲娘，而被雲娘利用。

回憶場：小財寶即是財寶小時候的稱呼。

sama：西拉雅語父親之意，在此特別專指為雲娘之父。麻豆社事件發生時，帶著小雲隱姓埋名過日，後因中了何斌之計，土地將被沒收，最後奮起抵抗，慘遭槍殺。

鄭泰：國姓爺鄭成功的戶官，遊說何斌協助國姓爺收商稅，同時也是雲娘美人計的策劃人。

春姨：江山樓老鴇，八面玲瓏。

管家：受雇於何斌，忠心耿耿。

石阿芸：石財寶親姊姊，何斌指腹為婚的未婚妻，因何斌欠賭債，而遭擄走。

鄭成功、荷蘭指揮官、媒婆、押解官等各一演員。

扮演薛丁山及樊梨花的戲曲演員二名。

其他：歌妓、江山樓客人、荷兵、番人、混混、鄭家軍、轎夫、看戲民眾數名。

【書寫說明】

- 1.劇本書寫時所使用之**唱詞韻腳**及**閩南語用字**，均參照自「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選字」網站。
- 2.劇中明體字為唸白，楷體字為唱詞。

【創作背景】

由於何斌生平鮮少，單以何斌鋪陳情節恐顯乏味，故編寫時特別在史實的架構上，加入虛構人物，如雲娘、石財寶等，去進行戲劇化的情節編寫，希望能達到史實與虛構並陳、幻想與考據並重的效果。

關於麻豆社事件

- 1629 年夏麻豆社番人藏匿海賊（史實）
- 1629.7.31 於麻豆溪溺殺荷蘭兵（史實）
- 1635.11 月 荷蘭軍隊集體屠殺麻豆社（史實）
- 同年雲娘出生（虛構）

關於何斌

- 生卒年未知、漢文史料記載不多，事蹟成謎
- 1628 年來台（假設何斌來台時 16 歲）
- 1648 年擔任荷蘭通事（何斌 36 歲，小雲 13 歲）
 - 同年何斌掠奪小雲（13 歲）一家最後的立錐之地。（虛構）
- 1657 年戶官鄭泰向鄭成功提出商稅建議（史實）
 - 何斌與雲娘重逢江山樓（何斌 45 歲，雲娘 22 歲）（虛構）
- 1659 年荷蘭人發現何斌為國姓爺收商稅，於是投靠國姓爺。（史實）
- 1661 年投奔鄭成功。（史實）
- 1662 年結束荷蘭統治。（史實）

第一場：何斌傳奇

場景：何宅

人物：何斌、財寶、管家

幕後：【唱】聞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，
缸面終成龍涎酒，孺子已是滿面鬚。
商場通譯十數年，政壇知勢搶先機，
運籌帷幄謀萬利，赤坎斌官是傳奇。

管家：頭家…已經差人前往泉州南安兩個佻月，目前猶原揣（找）無阿芸小姐的下落。

何斌：無路用的趂數（人手），揣遮濟年（這麼多年），揣無一个人！全是一寡酒囊飯桶，就算是共規的（把整個）泉州反過來，嘛是愛共我揣出來…

管家：是…

▲管家退下。

何斌：（感嘆）阿芸…你即馬（現在）好無？

▲石財寶入，看見滿目瘡痍。

財寶：阿兄，是啥人閣惹你受氣？看你憂頭結面，且眉結規虬（眉頭深鎖）…

何斌：無啥啦…天氣燒呼呼，火氣大…

財寶：事業做遮爾（這麼）大，逐工（每天）遮爾緊張，按呢對身體無好。來，我恁（帶）你來去鬆一咧！

何斌：財寶，你正經代誌攏毋做，規工花天酒地，講也講袂聽！這擺（這次）你是閣欲去佻位（哪裡）？

財寶：這擺毋是我，是咱！我恁你來去江山樓，順繼（順便）恁你熟似（認識）我心目中的「女神」。

何斌：我無興趣，而且我嘛無相信你的眼光。

財寶：你無相信無要緊，我只要相信江山樓遐的嬾（漂亮）姑娘的眼光就好！

【唱】像我這扮仔（這種型）遮緣投（英俊），毋驚無小姐通好交，

何斌：【唱】酒色財氣江湖走，千金散盡目屎流。

財寶：【唱】幼齒熟女我攞包，戀愛約會我上整（厲害），

何斌：【唱】人是愛你現金厚，背後笑你大癮頭。

財寶：對…對…對…全世界就是阿兄你的眼光上好，按呢，這擺你愈應該愛來…

何斌：按怎講？

財寶：國姓爺鄭成功的戶官鄭泰提著手諭來揣我，愛我為伊搭這條橋，幫佢兩個
疏通一咧。鄭大人講欲恰（和）你談合作，這聽起來親像是一件大事業！

何斌：（大笑）講到生理，我就有興趣…財寶，這擺你做了誠好…

財寶：為著這擺的合作案，我逐工佇江山樓整（逛）過來整過去，酒錢、飯錢、
包廂費，無所不致的費用是濟（多）甲若貓仔毛，連歇暝攞毋敢轉來厝睷，
毋知影是費盡佻濟心血！

何斌：所以…你是欲共我講你又閣無錢啊？

財寶：阿兄，你嘛知影行踏江湖，錢雖然毋是萬能，但是無錢真正是萬萬不能！
世間攞是用錢咧做人，這嘛是你教我的。（摸口袋）你看，你提予我的錢
已經開甲焦焦焦（花光光）！

何斌：你…（無奈，語塞）我實在予你氣死！「趁錢龜爬壁，開錢水崩崎」（賺
錢慢，花錢快），這個道理你應該愛知…

財寶：阿兄，啥人毋知你是赤崁斌官，財產濟甲若山，哪有可能開會完？免受氣，
免受氣…等一咧咱來去江山樓，保證予你提神、醒腦、心涼脾肚開…

（燈暗）

第二場：雙面斌官

場景：江山樓

人物：何斌、財寶、鄭泰、雲娘、春姨、歌妓數名、客人數名

▲江山樓鶯鶯燕燕，送往迎來，春姨忙著招呼客人，樓內春意盎然。

春姨：【唱】江山樓內溫柔鄉，環肥燕瘦理紅妝，

 眼角留情秋波送，紙醉金迷春意濃。

客人1：【唱】文人佇遮（在此）比詩詞，

客人2：【唱】好漢佇遮展功夫，

客人3：【唱】官商佇遮喬大事，

春姨：來…來…來…【唱】遮是恁的安樂居。

歌妓1：【唱】青樓少女齊扮笑，

歌妓2：【唱】紅粉嬌娥漫步搖，

歌妓3：【唱】千嬌百媚情意表，

眾歌妓：（回眸一笑）【唱】無數英雄競折腰。

▲何斌、財寶兩人上。

財寶：阿兄，你看，遮袂輸天堂…

何斌：嗯…實在真鬧熱。

財寶：我已經擋袂牢（忍不住），我欲來去揣我的「女神」啊…

何斌：財寶，正事要緊…

財寶：阿兄，你這個人有影不解風情，只愛權勢，無愛美人。

▲兩名歌妓見石財寶，對其投懷送抱。

歌 妓：（齊）石公子，你來啊…阮等你足久啦…

歌妓1：【唱】我是赤崁小姐第一名，溫柔古錐笑臉迎，

 怎堪放我過獨夜，吹風曝日兼顧車。

歌妓2：【唱】我是福爾摩沙第一名，妖嬌美麗迴（通）全城，

 你我天生鴛鴦命，趕緊恁我見娘爹。

歌妓 1：石公子，你講，阮兩人是毋是我較嬌？

歌妓 2：財寶哥哥，我毋管啦…你一定愛選我！

▲歌妓醋勁大發，針鋒相對。

財寶：好了…好了…（打圓場）攏嬌，攏恰意（喜歡）…（炫耀）阿兄，你看，
您的眼光才是對的…

▲歌妓持續爭執，春姨突然入，瞬間鴉雀無聲。

春姨：是啥物人佇遐（在那裡）咧吵吵鬧鬧？（頓）原來是恁二个啦…

【唱】一个是喙歪目調斜，一个是腫甲若釋迦，

看恁愈看愈討厭，趕緊共我去罰徭（罰站）。

▲歌妓兩人嬌嗔的哼了一聲，不情願地下場。

財寶：（偷偷地）春姨仔，我的雲娘咧？

春姨：（安撫）石公子，你稍等一咧，伊隨來（馬上來）…（疑惑）這位是？

財寶：春姨，你是真毋知，猶是假毋知？毋捌伊的人，現在攏無去啊…

春姨：（天真）搬厝是無？

財寶：無啦…（嚇唬）墓仔埔攏發草啊…

春姨：（發覺被騙，撒嬌）唉呦，石公子，七月時仔莫按呢嚇驚人啦！

何斌：財寶，你莫閣共春姨仔創治（捉弄）啦！

財寶：你聽予好，倚予在（站穩），伊是頂港有名聲，下港上出名…（頓）我石
財寶的阿兄！

春姨：（敷衍）喔…（拍手比讚）有出名…

財寶：我猶袂講完，另外一个身份，伊就是荷蘭斌官一何斌通事。

春姨：唉呦，石公子，你嘛一擺講予煞（說完）…（請罪）老身有眼不識泰山，
毋知影佇我面前的這個帥哥竟然是一个大人物，請何斌大人赦罪。

何斌：哈…無要緊…小事一層。

財寶：春姨仔，愛你安排的代誌，你辦了怎樣？

春姨：（故意捉弄）你是講…（曖昧）那個喔？

財寶：毋是啦…是鄭泰大人交代的代誌。（害羞，像個小男生）我恰阮雲娘…唉
呦…你共伊講，我外表風流，只是一種「保護色」，我對伊是真心的，伊
暫時無接受我無要緊，我會一直等伊，因為伊是我生命中的女神。

春姨：好啦…石公子，你交代的代誌，我一定會共你處理甲妥當妥當…鄭大人已經來啊…何斌大人、石公子，彼且（那邊）請…

▲**燈光轉為幽微，鄭泰與蒙著面紗的神秘女子（雲娘）對話。**

鄭泰：大魚已經游入甕內…繼落來（接著）欲煎欲煮，著愛看你的本事啊…事成了後，國姓爺絕對袂虧待你…

雲娘：我無需要任何賞賜，為著成功，就算愛我犧牲性命，我嘛甘願…

鄭泰：軟塗曝久，嘛會焦（有恆心、沈住氣，成功指日可待），只要咱按照這個計謀，成功應該是無問題，但是聽鄭大人一句勸，演戲的人上驚演甲牢戲（入戲太深），身在亂世，千萬不可兒女情長…

雲娘：（自信）無可能！相信我，我是一流的獵人，我絕對袂放過手中的獵物。

▲**燈漸亮，只剩鄭泰獨自在場。春姨帶眾人至密室。**

財寶：春姨…鄭大人猶有要事欲恰阮阿兄參詳（商量）。咱莫去攪擾著您，你恁我去揣阮心愛的…

春姨：（捨不得）毋過遮攏無人招呼…

財寶：（看破心思）無需要，若有，嘛毋是你！行…咱來去揣雲娘…

▲**春姨被財寶推出門外，臨走前回頭喊著。**

春姨：（撒嬌）兩位大人，等我，我隨來…

▲**春姨、財寶下。**

何斌：鄭泰大人，如今此處已無他人，有啥物代誌，但說無妨…

鄭泰：本官是帶著國姓爺手諭而來。國姓爺知曉何斌通事處事幹練，進退有宜，加上對大員的政治、經濟，以及水文地理攏有相當的了解，所以國姓爺欲請你協助伊徵收商稅。

何斌：如何徵收？對象為何？

鄭泰：凡是由大員到廈門交易的所有貨物，一律先佇大員祛稅（收稅），這叫做商稅。國姓爺會予你手令，方便你替國姓爺徵收大員的稅款，商船愛向你繳清稅款了後，才會當憑藉著收條出船。

何斌：我有啥物好處？

鄭泰：佇荷蘭人下跤做官遮爾久了，有啥物好處，你加減攏嘛知，若無的話，一個小小通事哪有辦法富可敵國。

▲何斌與鄭泰有默契地相視而笑。

何斌：【唱】我若幫國姓爺鬥收稅，親像野狼穿羊皮，

鄭泰：【唱】財產連鞭（立刻）變雙倍，遮款好空仔（好處）無人推。

何斌：【唱】我是赤崁首富濟家伙（多財產），何必吃內扒外鍋？

鄭泰：【唱】牌局上好雙頭綴（跟），雞卵全（同）籃驚落衰（走霉運）。

鄭泰：代誌恬恬（靜靜）做，毋通講，按呢荷蘭人就毋知影，而且…（威脅）得失著國姓爺嘛毋是一件好事。

何斌：（氣惱）你…（瞬間軟化，大笑）感謝國姓爺的賞識，下官肝腦塗地，誓死忠誠。

鄭泰：來，為福爾摩沙啣一杯。

何斌：乾杯。

（燈暗）

第三場：迷濛之夜

場景：江山樓後院

人物：何斌、雲娘、春姨（現實場） /

sama、小雲、荷兵數名、麻豆社番人數名（回憶場）

雲娘：【唱】昨暝苦棟花飄零，離了樹極失了形，

風雨無情夜淒冷，可憐落花獨伴星。

世態炎涼名利枷，世道崎嶇踏馬蹄，

戲假情深難抽退，紅顏淚垂麻豆溪。

▲雲娘抬頭望向明月，燈光轉換，進入回憶片段。

▲sama 正在製作箭毒，小雲好奇地看著。

小雲：sama，你提苦棟仔子是欲創啥物？

sama：做箭毒啊…等一咧拍獵（打獵）欲用的。

小雲：sama，你教我按怎做，我嘛想欲鬥相共（幫忙）。

sama：戇囡仔，你莫看苦棟花清芳淡雅，其實伊的樹皮恰樹根攏有毒，尤其是子
上蓋毒，所以囡仔人是袂當烏白摸的。

小雲：苦棟仔實在真有個性。

sama：小雲，你敢知影 sama 為啥物特別恰意苦棟樹？

小雲：我毋知，你毋捌（不曾）講過…

sama：我恰恁 sená（平埔母親之意）是佇苦棟樹跤互為牽手的，猶袂離開咱故鄉
麻豆社進前，社內有一欖老苦棟，無論花開猶是花落，恁 sená 攏會坐佇苦
棟樹跤等我拍獵轉來，所以即馬我若是看著苦棟仔，我就會想起恁 sená。
苦棟仔其實誠冤枉，因為伊的名聽起來恰可憐誠（很）全音，就被漢人認
為是不祥之樹，這種被誤解的出身，就恰咱現在的處境全款（一樣）。

▲草叢晃動，發出一些聲響。

sama：噓！親像有動靜…

▲sama 拉弓，射中一頭母鹿。

小雲：sama，你誠厲害，你射著鹿仔啦…

sama：小雲，田螺含水過冬（忍苦度日，等待時機），只要咱願意等待，獵物就會出現…

▲小鹿跑至母鹿旁舔舐，sama 要拉弓射向小鹿。

sama：今仔日真幸運，又閤來一隻！

小雲：（阻止）sama，毋通啦…恁阿母已經予咱射死啊…伊猶閣細漢，我會毋甘！

▲sama 把箭射向天空，然後蹲下和小雲說話。

sama：小雲，欲做一个一流的獵人，就袂當看獵物的眼神，一旦你佻伊眼神相對，你就會心軟，按呢這場比賽，你就輸啊…

小雲：輸就輸，按呢對待鹿仔罔傷（太）過殘忍啊！

sama：小雲，這是一個人食人的世界，群族之間攏是不平等，欺壓、殺戮從來攏毋捌停止，咱是獵人，其實咱嘛是別人的獵物。當初時荷蘭人滅咱麻豆社，害咱家破人亡，恁 sena 嘛佇這場屠殺事件中重傷而亡。這是我心內永遠的痛，永遠好袂離的傷痕…

▲舞台重現荷兵大舉屠村，番人逃亡的的血腥景象。

幕後：【唱】荷軍壓境展雄威，滅社命運難轉移，
血流成河染鄉里，伏屍遍野如鬼墟。

▲屠殺場面慘烈，血海腥風，徬徨鬼魅哀聲泣訴。

眾人：【唱】生不同時死同期，奈何橋上說哀悲，
滿腹恨意難消去，血債控天淚滿池。

▲燈暗，屠殺場面消失。

sama：當時的你只是一个幼罔，我抱著你逃離麻豆社，隱姓埋名，改漢名，學漢俗，如此忍辱偷生，只是希望咱會當過一寡平靜的日子。

sama：【唱】掩掩揜揜（遮遮掩掩）藏人群，學習漢俗佻漢文，
毋敢暴露咱身份，咱敢猶是祖靈的子孫？

小雲，你愛記得，咱族人的血脈、阿立祖留下的根基，千萬袂當消失！猶閣有，這段血海深仇，你一定愛記著…

▲何斌腳步踉蹌，發出聲音，燈光轉換，回至現實場。

雲娘：啥物人鬼鬼祟祟覘佇遐（躲在那裡）？

何斌：姑娘，在下只是一个過路人。

雲娘：覘佇暗處，不行正道，我看你一定是宵小之徒。

何斌：我是被一陣迷人的歌聲所吸引，所以才會不知不覺行來此地。

雲娘：江山樓內處處皆是天花亂墜之人，我聽真濟啊…

何斌：我講的是實話，對你講白賊，我嘛得袂到好處！

▲何斌仔細地把雲娘看了一回，雲娘回看何斌一眼。

雲娘：【唱】滿腹激憤氣難解，十年往事心中埋，

冤家路窄引殺戒，猶原笑面佯毋知（tènn-m̄-tsai：裝不知）。

何斌：【唱】伊的眼神真熟似（熟悉），親像故人天涯來，

心內有愛第一擺，一時失魂變孝呆。

雲娘：喂…你敢毋知影對一个查某囡仔金金看是一件真失禮的代誌？

▲何斌無回應，反而自言自語起來。

何斌：你有一雙恰阿芸全款的大跤。

雲娘：大跤又怎樣，出身輕賤的歹命人本來就無資格縛跤（綁腳）。

何斌：自然才是真正的嬌。

雲娘：你真勢拍拈涼（講風涼話），分明就是一个偽君子！女人會縛跤，攏是恁男人害的。

何斌：女人欲縛跤，哪會當怪到阮男人身上？

雲娘：女人會縛跤，嘛是為著欲滿足恁遮男人愛看阮女人搖搖擺擺，看來軟弱的好笑心態。

何斌：你的想法真特別，恰其他女人無全。

雲娘：【唱】有錢大爺重名利，只愛棄舊換新衣，

歌妓也是平凡女，執子之手過長年。

何斌：【唱】無分大爺抑歌妓，毋管做官抑掠魚（捕魚），

我恰姑娘全心意，平安幸福澁（繁衍）新枝。

揣到一个人，牽伊的手一世人，這種向望（盼望）是無分男女。

雲娘：【唱】雲娘身陷煙花池，想法難免會蹺（失衡），

何斌：【唱】環境總是難由己，有時歡喜有時悲。

雲娘：連公子遮爾有身份地位的人，嘛會身不由己？

何斌：【唱】轉彎楚角（掌握）風帆，傍官靠勢掌大權，

身不由主輪迴轉，人生難得幾度歡。

今夜你我相談甚歡，毋知敢有這個榮幸成為姑娘的知己？

雲娘：我是江山樓的歌妓，啥人有錢，啥人就是我的知己。

▲春姨入，見兩人眼神流轉，感覺不對勁。

春姨：【唱】兩仙尪仔相對排，眉來眼去電無哀，

我看二人有曖昧，向前打探才應該。

何斌：請問姑娘芳名？

雲娘：阮叫做雲娘…

春姨：（介入）何斌大人，我佢財寶哥哥規的江山樓揣透透，就是揣無你，原來

你仔遮佢阮雲娘約會…

何斌：春姨，阮是初次見面，毋通烏白講…你先落去，我隨後就到。

春姨：（撒嬌）較緊咧（快點），等你喔…

▲春姨下。

雲娘：（刺探）原來你是大名鼎鼎的何斌通事！

何斌：是，在下何斌。真歹勢，予你看笑話了，何某在此向雲娘姑娘道歉，何某

他日再訪…

雲娘：萍水相逢就是有緣，咱有機會再談吧。何斌大人請…

▲何斌下，雲娘內心激憤不已。

雲娘：【唱】晴天霹靂天地旋，泣血杜鵑訴沉冤，

天倫夢碎肝腸斷，誓將血債血來還。

▲天空打了一個悶雷，燈暗。

第四場：午夜夢迴

場景：雲娘閨房

人物：雲娘、財寶（現實場）

青年何斌、sama、小雲、荷兵數名（雲娘回憶場）

少年何斌、阿芸、小財寶（財寶回憶場）

▲燈光幽微，營造出雲娘的夢境。

何斌：（拿起契約書）恁看詳細，契約書寫啥物，自立契始，不得「不」將名下
所有財產讓渡予何斌。來人啊，將您一家伙仔趕走！

sama：你竟然竄改契約書，你這個荷蘭人的走狗！

小雲：為啥物欲按呢欺負阮？

sama：【唱】土地予紅毛仔來搶走，強徵勞役目屎流，

賸社（綁社）共人吃夠夠，牙斷摻血也著吞落喉。

進無可進退無路，日炎雄雄變天烏，

雙面刀鬼用暗步，流離失所厝變糊。

莫以為阮麻豆番人好欺負！恁遮款（吸）人血的禽獸，我欲佢恁拚命！

▲sama 孤身奮力抵抗荷兵，場面陷入混亂。

幕後：【唱】肉身抵擋天不公，欲佢土地共存亡，

番人毋驚命來喪，寧死不屈見閻王。

何斌：【唱】與虎謀皮為權勢，爭名奪利來起家，

喙甜心烏做奸細，難得落眠睏規暝。

咱愛的只是土地，千萬毋通鬧出人命…

▲一顆子彈貫穿 sama 身體，他忍住不讓自己倒下，奮戰到最後一刻。

sama：【唱】叫一聲小雲我心肝，sama 著欲魂歸山，

毋通悲傷設香案，堅強才能擋風寒。

小雲：【唱】叫一聲 sama 我爹親，感謝你晟養的慈恩，

保重身體上要緊，等待日後將冤伸。

sama：已經袂赴（來不及）啦…小雲，你愛好好活著，為咱阿立祖留一條血脈。

▲sama 氣絕身亡，小雲跪坐在 sama 身旁，所有槍枝轉而對準小雲。

何斌：好啦！放過伊…

荷兵：可是伊是麻豆社的餘孽…

何斌：咱只是欲愛土地，無必要做甲遮爾絕，而且伊只是一个囡仔…

既然即馬已經完成任務…咱，就行吧…

▲何斌率眾離開。

小雲：（站起，大喊）何斌，你這個名，我會永遠記著。

▲雲娘大喊一聲 sama，燈光瞬間轉換，雲娘從睡夢中驚醒。

雲娘：sama，我足想你…

▲財寶急促的敲門。

財寶：（緊張）雲娘，你是怎樣？敢有要緊？

▲雲娘下床，打開房門。

雲娘：無要緊，只是做惡夢爾爾（而已）…石公子，想袂到你竟然一夜無眠，守在門外，真是使人感動。外口更深露重，趕緊入內啣（喝）茶。

▲雲娘引財寶入內，招呼喝茶。

財寶：雲娘，我敢是咧作夢？你竟然予我入你的閨房。

雲娘：我相信石公子你是一個正人君子，絕非謠言所傳的花花公子。

財寶：這是當然的！我咒誓，我對雲娘你一往情深，絕無二心。

▲雲娘哭泣，財寶顯得手足無措，緊張起來。

財寶：是按怎咧哭？

雲娘：雲娘想著過去，不由得悲從中來。阮一生命薄，會當拄著（遇到）像石公子遮爾有情義的男子漢，真是天大的幸運。

財寶：（喃喃）奇怪？雲娘哪會突然間親像變成另外一个人全款，對我遮爾溫柔體貼…昨晚我是毋是啣傷濟（喝太多）？（對雲娘）雲娘，毋通哭，你敢知影，我甘願為你死，嘛毋甘（捨不得）看你流一滴目屎…我財寶雖然無法度參與你過去的人生，但是從今以後我會永遠保護你…

雲娘：只驚你是空喙哺舌（無誠信），你欲用啥物保護我？

財寶：用銀兩啊…我有的是錢，我逐工共你包場，予人無法度接近你…

雲娘：你敢有這種財力？你敢拚會過何斌？

財寶：這…你哪會提阮阿兄佻我比？敢講你愛著阮阿兄？

雲娘：何斌伊年長多金，你少年有才智，恁二人當然是無法度比較。我佻伊嘛只有數面之緣，對伊並無了解，（含情脈脈望向財寶）但我知影你才是一个值得倚靠的男人，只是…

財寶：是怎樣？

雲娘：這江山樓畢竟是日擲千金的所在，佇遮，金錢代表一切…

財寶：錢無問題，阮阿兄會予我…這是伊欠我的，這世人，伊虧欠我太濟，還嘛還袂完…

雲娘：哪會按呢講？

財寶：【唱】我的親姊姊石阿芸，伊佻何斌指腹為婚，

何斌愛跋（好賭）輸甲無本，連夜恁阮鼠竄狼奔。

▲財寶回憶畫面：少年何斌帶阿芸及財寶要逃亡，被一群混混攔下。

混混：何斌，欲走佻位去…【唱】欠錢還錢是盡本分，無錢你免想欲求生存，

何斌：【唱】閣予我一注我著翻本，

混混：無錢，你就留下一跤一手，若無…（望向阿芸）若無，就掠這個嬌姑娘仔拄數（抵帳）…

阿芸：（驚恐）【唱】我清汗（冷汗）直流，滿身傷痕。

何斌：【唱】進退兩難陷絕境，

混混：【唱】莫閣躊躇掉跋反（翻來覆去），

阿芸：【唱】恐驚何郎喪了命，

我…我…我…（猶豫）我著獻身拄數將債還。

混混：來人啊，將姑娘仔恁走…

阿芸：何斌，財寶以後靠你啊…

▲何斌怯懦，不忍多看一眼，財寶前去拉扯，反被混混推倒。

財寶：阿姊…

▲何斌欲拉起財寶，財寶卻狠狠甩開何斌的手。

財寶：（怒吼）你還我阿姊！

▲燈光轉換，回到現實場。

財寶：伊害我失去一个親姊姊，伊欠我的永遠還袂完…

雲娘：財寶，人予你錢，佢你家已有錢，這兩項是無仝的。何斌如今會有即馬的財富佢權勢，是用恁姊姊換來的，所以伊的錢應該攏是你的，你應該愛共伊提過來！

財寶：聽起來真道理，按呢我欲按怎做？

雲娘：將何斌替國姓爺收商稅的數簿（帳冊）偷出來！江山樓是三教九流出入的所在，我自然有門路將伊的財產讓渡予你，如此一來，你就是全赤崁上有權勢的好額（有錢）人。

財寶：這…但是伊晟養我大漢，共我當作是親小弟看待，我按呢做敢毋是恩將仇報？

雲娘：恩佢仇自古以來就是難分難解，只要你有伊的財富佢權勢，將來我就是你的…

財寶：好，我欲做好額人，我欲娶你做我的某团，雲娘，我答應你！

（燈暗）

第五場：愛恨共生

場景：江山樓

人物：何斌、雲娘、歌妓數名、客人數名

▲何斌夜宴江山樓，眾人在尋歡嬉戲中漸下，只剩何斌獨自飲酒。

何斌：【唱】征戰商場弄喙花（耍嘴皮），人心難測隔肚皮，

家財萬貫轉眼過，市道之交走若飛。

▲雲娘入，何斌醉眼迷濛。

何斌：【唱】月色朦朧人帶愁，伊是阿芸抑雲娘？

何斌：阿芸，實在真歹勢，這十幾年來一直揣無你…我盡力啊…請你原諒我當初的軟弱恰自私，其實我每日攏是受著良心的譴責，痛苦不堪。

雲娘：【唱】趑躅雙船採花蜂，花蕊採了換別樣，

言不由衷留空縫，借問阿芸是啥人？

何斌：原來你是雲娘…【唱】請你聽我講詳細，阮是無緣的夫妻，

雲娘：【唱】人清白之身來入嫁，你怎堪無恥相挨推（推託）。

你真是一个令人噁心的騙子。

何斌：【唱】阮無拜堂入洞房，愛恰責任不相同，

疼惜竹馬情難忘，天涯海角尋無蹤。

初次見你情已傾，才知世間有愛情，

委託月娘來做證，牽你的手過一生。

雲娘：【唱】酒醉毋通講笑談（說笑話），

何斌：【唱】我用真心來交陪，

雲娘：【唱】飛蛾投焰袂後悔？

何斌：【唱】散盡家財綴你飛。

我願意用我這世人的成功，換取愛你的機會。

▲何斌吐完，醉倒在地。

雲娘：【唱】看伊痛苦當歡喜，怎會雄雄心傷悲，

敢是為伊動情意，命運創治嘆歎噓。

我哪會對伊產生憐憫之心？無可能！伊是害我家破人亡的兇手，我愛報仇！

▲雲娘拿出匕首，欲刺向何斌，突然又收起刀。

雲娘：袂當，伊猶袂當死，伊猶有伊利用的價值。

【唱】滅門抄家傷天理，一刀斃命太便宜，
恨海難填情為餌，虛情假愛來凌遲。

（燈暗）

第六場：情場戰場

場景：江山樓 / 台海戰場

人物：何斌、財寶、雲娘、荷指揮官、荷兵數名、鄭成功、鄭軍數名

▲何斌、雲娘分處 A、B 兩個光圈，隔空對話。

（光圈 A）

何斌：【唱】情是折磨愛是苦，我為你癡狂變愛奴，

（光圈 B）

雲娘：【唱】出身貧寒如朝露，阮毋敢攀交有企圖。

▲何斌與雲娘內心的自我對話。

（光圈 A）

何斌：【唱】伊滿腹心事為何故，我見猶憐實無辜，

（光圈 B）

雲娘：【唱】我表面生疏暗思慕，夢中恰伊行全途。

（光圈 A）

何斌：【唱】生理場上拚英雄，暗夜空虛滿是傷，

牽腸掛肚萬般寵，換無冰山何時融。

雲娘，明明你的眼神透露出對我的感情，但是為何又對我冷如冰霜？

（光圈 B）

雲娘：【唱】蒼茫過往成荒塚，由恨轉愛罪難容，

愛恨共生雙刃（兩邊）漲，天人交戰怎善終？

生在亂世，絕對袂當兒女情長，何斌，我…（頓）無可能愛你…

（光圈 B 漸收）

▲何斌與財寶分處 A、C 兩個光圈。

（光圈 C）

財寶：阿兄，你替國姓爺收商稅的代誌，已經傳到荷蘭人的耳空（耳朵），你緊走，毋通予您掠著（抓到）。

(光圈 A)

何斌：財寶，為啥物你欲反背我？

(光圈 C)

財寶：我嘛毋知影代誌會舞甲遮大條。

(光圈 A)

何斌：是毋是背後有人指使你？

(光圈 C)

財寶：(停頓、迴避) 無，是我家己欲按呢做…是因為…因為…(硬謊理由) 這種代誌早慢(早晚)會焮空(東窗事發)…我毋想欲予你連累…(委求) 阿兄，拜託你，緊走好無？紅毛兵欲來啊，閣慢，就袂赴逃走啊…

(光圈 A)

何斌：(心死) 好，財寶，我了解，從今以後，咱就是生份(陌生)人，你保重…

▲何斌光圈幽微，財寶向其背影揮手告別。

(光圈 C)

財寶：【唱】怨恨你犧牲阿姊求脫身，感謝你多年待我手足親，

如今兄弟的情份到遮盡，

(吶喊) 阿兄，你保重…【唱】你是我上恨上愛的恩人…

▲荷兵上，欲帶走通風報信的財寶，光圈 C 在荷兵與財寶拉扯中漸收。

▲何斌、雲娘分處 A、B 兩個光圈，隔空對話。

(光圈 A)

何斌：荷蘭的法院判決書已經落來，不但取消我何斌通事一職給我漢人領袖的資格，閣抽我龍筋，將赤崁到大員對渡船隻的所有利益全部沒收，真是欺人太甚，我何斌該如何解決？

(光圈 B)

雲娘：此時何斌已經被紅毛仔逼到絕境，真是狗咬狗，規喙毛，想袂到何斌你也有這款下場。

(光圈 A)

何斌：我散盡家財無要緊，但是從今以後我欲如何照顧雲娘？紅毛仔，佢真殘忍，全無帶念我的汗馬之勞，佢全是一群「橋一過，拐仔就放掉」的忘恩之人。袂使，我要係雲娘離開此地！

(光圈 B)

雲娘：鄭泰這個「弄狗相咬」的計謀確實厲害，予荷蘭人家己自廢手骨，卸除何斌這個心腹，如此以來，我就等咧看這齣「猴咬猴，狗咬狗，猴去，狗也走」的精彩好戲。sama，小雲終於會當報冤仇啊…阿立祖，請你保庇小雲，予這擺的計謀成功，趕走荷蘭人，以報滅族之恨…

▲燈光轉換，何斌入江山樓，急欲尋找雲娘。

何斌：雲娘，緊，包袱仔款款仔，我欲係你離開…

雲娘：為何而走？

何斌：我已經被荷蘭人通緝，家財也將欲充公，所以我欲係你離開…

雲娘：欲走去佢位？

何斌：世界遮爾大，總有咱二人容身之處。

雲娘：【唱】雲娘自幼失天倫，食風凍露求生存，

委身青樓風塵滾，看盡世態暗淚吞。

毋是雲娘無勇氣，漂浪生活無了時，

甘願沈淪做歌妓，也免飢寒交迫啼。

如今你叫我俾你做一對亡命鴛鴦，雲娘實在做袂到…

何斌：這…

雲娘：閣再講…【唱】隱姓埋名一世人，財富地位全成空，

笑罵由人被戲弄，這款日子怎輕鬆？

何斌：【唱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燃眉之急難以解除，

雲娘：【唱】我有一個絕妙計智，只是驚你躊躇心虛。

何斌：雲娘，你有啥物好辦法？

雲娘：有，就是你手中彼張水師圖。

雲娘：【唱】鄭氏成功佔海權，不得其門篡大員，
你送水師圖乾坤轉，助伊進攻順風帆。
趕走荷人立大功，論功行賞來受封，
名利雙收人氣旺，一切看你敢（kám）敢（kán）衝？

何斌：【唱】萬一國姓爺攻台失敗，叛荷之罪必上斷頭臺，

雲娘：【唱】命運無按理出牌，一步運籌一步猜。

人生這場賭局，絕無永遠的贏家。我一生最欣賞的男性就是有膽識之士，而非軟弱之輩，所以當你獻「水師圖」予國姓爺的彼一刻，我就是你的某團。

何斌：好，雲娘，我為你賭這局！你等我…（走幾步，回頭）這是你欲愛的苦棟子，險險袂記得提予你…雲娘，一定愛等我轉來，咱做伙共苦棟子種落去…

▲何斌下。

雲娘：（看著手上的苦棟子思索）何斌，你敢知影，雲娘這一生只求有一雙溫暖的手，一個厚實的胸坎，會當陪我度過平凡安穩的一生，但是就是因為你是何斌，所以我這雙手，是永遠無法度恰你牽做伙。

（燈暗）

▲舞台一分為二，上舞台為鄭軍與荷軍決戰場，下舞台為何斌與雲娘對奕場。

幕後：【唱】雲娘情催戰鼓播，何斌獻圖水路開，

可憐花蕊一滴淚，鹿耳門前骨成堆。

▲鄭成功乘戰船與荷軍對峙。

荷官：何人叩關鹿耳門？

鄭氏：吾乃大明朝國姓爺鄭成功，此次而來，就是欲收復我大明國土。

荷官：笑死人，恁唐山人永遠以海為界，只要是海外就被視為化外之地，如今走投無路啊，煞變成欲來收復國土？

鄭氏：（惱羞成怒）廢話減講！眾官兵，殺…

▲兩軍對戰幾回後，動作持續但無聲，但播鼓聲仍有節奏地響著。

▲燈光轉換，下舞台可見何斌與雲娘對奕。

何斌：即馬雙車馬炮對雙車雙馬兵，你看啥物人較有贏面？

雲娘：無行到最後，無人知影結果！

何斌：黑包回拍（打）兵！

▲燈光轉換，何斌與雲娘持續對奕。

▲兩軍交戰，荷軍敗下陣來。

荷官：佢哪會遮爾了解鹿耳門的水路…

鄭氏：因為佢荷蘭通事何斌，送予我一个天大的禮物，水師圖！

荷官：何斌，你這個走狗！眾兵聽著，鄭成功的軍力強大，咱官兵死傷無數，趕緊收兵，走…

▲荷軍撤兵，鄭軍搖旗吶喊，士氣大振。

鄭軍：國姓爺，咱大獲全勝了…

鄭氏：眾軍兵聽著，向熱蘭遮城前進，直取大員。

眾兵：（吶喊）殺啦…

▲燈光轉換，何斌與雲娘專注在這盤棋。

雲娘：哼，你行錯一步棋了…

何斌：是你看無詳細，將軍！哈…哈…我贏啦…

（燈暗）

第七場：兩敗俱傷

場景：江山樓

人物：媒婆、轎夫、民眾數名、演員二名（扮演薛丁山、樊梨花）、雲娘、何斌
/sama、小雲（回憶場）

▲喜慶八音響起，提親隊伍經過。

媒婆：【唱】天賜良緣姻緣定，張燈結彩訂終身，

轎夫：【唱】月老點譜迷魂陣，枝頭鳳凰靠旋藤。

民眾 1：赤崁發生大代誌啊…

眾人：啥物大代誌啊？

民眾 1：咱漢人的首領何斌大人欲娶某啊…即馬送定（下聘）的人馬已經往江山樓的方向前進…

眾人：敢有影？

民眾 1：聽講欲娶的是江山樓的雲娘…

民眾 2：我毋知影何斌大人佻我全款攏佻意這味的…

民眾 3：看你猴頭老鼠耳，鼻仔閣翹上天（其貌不揚），猶想欲數想（奢望）雲娘，雲娘若欲選，嘛是選我啦…

民眾 2：（氣到說不出）你…

民眾 1：好了，好了，恁莫閣佇遮答喙鼓（抬槓）矣！何斌大人特別請戲十工，咱大家做伙來去看。

▲戲臺上演出戲碼《薛丁山大戰樊梨花》。

丁山：吾乃二路元帥薛丁山，馬前你何人？

梨花：寒江關守將樊洪之女，樊氏梨花！

丁山：原來你是樊梨花，今日我親身出兵，你速速投降，獻出寒江關。

梨花：薛丁山，你真是不識時務，也敢興兵關界，看招。

▲兩人過招數回後，邊唱邊調情。

丁山：【唱】番女之面賽天仙，眼神流轉情意綿，

梨花：【唱】丁山俊俏實罕見，害阮為伊動心弦。

丁山：【唱】寒江關前來交戰，怎可心亂來私偏，

梨花：【唱】三擒三縱神威展，成就漢番千古緣。

▲觀眾鼓掌吶喝，戲臺暗。

幕後：【唱】雲娘以情熬毒酒，涓滴成恨難斗量，

何斌苦感心頭糾，被困情網無怨尤。

一个引誘一个守，兩面相思兩面愁，

玉石俱焚難挽救，愛恨憎癡何時休。

▲雲娘內心惆悵，望向窗外。

雲娘：（感傷）外口實在真鬧熱！

何斌：真是圓滿的結局，大員的政權終於落在漢人的手中，而且我的財富一分嘛無減，毋過上蓋重要的是會當娶到雲娘你…

雲娘：你答應欲予我的嫁妝，苦棟樹佇佗位？

何斌：自從熟似你的頭一工，我就將一欖老苦棟挖來，種佇我的後花園…為何這世間的樹種遮呢濟，偏偏你愛苦棟樹？

雲娘：苦棟只是因為伊的名佻可憐全音，就受著不白之冤，任人糟蹋，親像這片土地全款。

何斌：莫講這種揼無揼（摸不著頭緒）的話，我聽無！

雲娘：（脫口而出）因為你嘛是掠奪者之一。

何斌：雲娘你今仔日是按怎？

雲娘：（掩飾）無啦…看著你甘願為我付出一切，我傷過頭（太過）感動啊…

何斌：莫想這濟，今日過後，咱就欲結為連理，來，咱來淋一杯…

▲何斌拿起酒杯，雲娘突然一陣緊張。

雲娘：（急切）稍等一咧…

何斌：是按怎？

雲娘：（掩飾）無，只是想欲佢你講一寡話…

何斌：今仔日的你特別無全？

雲娘：我想欲共你講一个故事，一个多年前的故事。

▲雲娘回憶場：一聲槍響，子彈穿過潘勇，他忍住不讓自己倒下。

sama：小雲，你愛好好活著，為咱阿立祖留一條血脈。

▲sama 倒了下來，燈光轉換，回到現實場。

何斌：你是？

雲娘：我就是當初時的彼个小雲…

何斌：【唱】少年多少荒唐事，罪該萬死難推辭，

願落油鼎割肉煮，凌遲剮皮無完膚。

是我對不起你…雲娘…我願意用我的性命來贖罪！

雲娘：【唱】仇人踮在我眼前，我咬牙切齒心肝凝，

家破人亡非天命，你愛千刀萬剮將命還。

▲何斌痛苦不堪，懺悔的眼神望向雲娘，雲娘突然心軟。

雲娘：【唱】命運創治天地也不仁，才會予我愛著冤仇人，

看伊眼神我不由憐憫，一時想起 sama 我爹親…

▲重回過去：sama 蹲下和小雲說話。

sama：小雲，欲做一个一流的獵人，就袂當看獵物的眼神，一旦你佢伊眼神相對，

你就會心軟，按呢這場比賽，你就輸啊…

▲幻影消失，回到現實場。

何斌：【唱】惡貫滿盈我該死，

雲娘：【唱】罪該五馬來分屍，

何斌：【唱】我的性命請提去，

雲娘：【唱】一句性命請提去，我哪會痛入心脾無藥醫？

何斌：【唱】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是百年身，

雲娘：【唱】弄假成真陷迷陣，情天恨海失元神。

何斌：【唱】風塵落花無安身，孤夜為伊難落眠，

恩怨情仇怎算盡，我悔不當初為紋銀。

雲娘：【唱】浮華世界幻如真，人生難得有情人，

百感交集愛與恨，造化弄人結冤親。

蒼天啊，為何如此創治我？對…只有按呢，才會當了結這一切…

▲雲娘拿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瞬間腹痛難耐。

何斌：雲娘，你是按怎？這…這杯酒有毒？

雲娘：這是用你提予我的苦棟子做成的毒酒。（狂笑）哈…予你生不如死，一世人活佇悔恨之中，這才是對你上大的懲罰。

【唱】我為報仇來鋪排，願用肉身飼大獅，

台頂虛情演真愛，台跤攬鏡哭悲哀。

接近你，只是想欲借你的手除掉荷蘭人，我…（頓）從來攏毋捌愛過你…

何斌：【唱】你的苦楚我知影，你的遭遇我心疼，

你若愛捏我性命，黃泉路上我毋驚！

你無需要犧牲你自己，你傷過頭憨了…

雲娘：何郎，我感覺足冷足冷…

何斌：雲娘，毋免驚，我會共你攬牢牢（抱緊），絕對袂放手。

雲娘：天…是毋是欲暗了？

何斌：（搖頭）無…（停頓）這江山樓毋是你的厝，咱轉來，我恁你轉來。

雲娘：你後花園彼欉苦棟樹敢欲開花啊？

何斌：閣等一個月，花就開啊…

雲娘：我應該是看袂著啊…

▲雲娘吐血身亡，何斌將她擁入懷中。

何斌：（放聲）雲娘…雲娘…雲娘啊…

（燈光漸收）

尾聲：苦楝花落

場景：何宅

人物：何斌、押解官、小兵兩名、管家

押解官：斌官，該啟程了…

何斌：官爺敢會當閣予我一寡（一些）時間…

押解官：耽誤時辰，恐驚國姓爺會受氣…

何斌：無妨，如今我既是有罪之身，一切過錯攏由我承擔。

▲何斌拿出銀兩賄賂。

何斌：官爺，這淡薄仔意思，提去食茶。

押解官：（看了一眼）國姓爺軍令如山，這袂當…

▲何斌意會，取出更多銀兩。

何斌：我了解，我了解，官爺是一個謹守本分的廉官，絕對袂歪哥。

▲押解官接獲銀兩，兩人有默契的相視而笑。

押解官：當然，當然。Time is money，我予你半刻時間。

▲押解官率眾暫離，何斌望向天際。

何斌：【唱】飛鳥捕盡棄良弓，狡兔既死忠犬烹，

千算萬算無路用，人生只是走馬燈。

▲何斌召喚管家。

管家：頭家，你是獻水師圖予國姓爺的大功臣，國姓爺哪會當按呢對待你？

▲何斌搖頭，示意管家閉口。

何斌：我的人生只賒（剩）這支鎖匙…即馬交代予你，國姓爺若欲愛啥物，你就

予伊啥物，攏無要緊…上重要的是彼欉苦楝樹，無論如何，千萬袂當倒…

▲何斌說完後，走至苦楝樹下，花開燦爛。

何斌：【唱】春光最易花似錦，秋風擾亂落葉心，

詔華過盡愁難忍，孤身苦楝不見林。

雲娘，你敢有看著，苦楝已經開花啦…

▲何斌跳入樹下的古井。不久，押解官入，見何斌消失，眾人尋找下。

▲隨著何斌跳井，苦楝花漸落，一時繽紛。

▲管家掃著落花，然後望向苦楝樹，樹下依稀有何斌與雲娘的背影。

幕後：【唱】利市三倍政商通，千金難買愛意濃，

苦楝迷情情何往？回首前塵已滄桑。

（燈漸暗）

劇終